

中國近代學術全集

鴉片戰爭文庫集

小說

廣雅

鴉片戰爭文學集

(中)

廣雅出版

鴉片戰爭文學集(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林健
出版者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八十八號二樓
電話	三九四四一〇
郵政劃撥	一六五八〇五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二一四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一日
中華民國	台灣省 台北市

弁言

本棉花種產於印度，元代流入中國。其時，彼國中有奇人，能知未來事，曰：此物入中國，衣被蒼生，大利支那。後數百年，更將有一物輸入，以禍支那人，可以亡種，可以滅國。噫嘻！此何物也？曰：罌粟花也。……烟之爲禍，雖由天劫，實由人謀之不臧。彼國有奇人知烟之能禍中國，我國亦未嘗無奇人知烟之能禍中國，其人爲誰，則深識遠見，智勇足備之林文忠公是也。

公督兩廣時，英人商船夾帶鴉片，公嚴禁之，前後焚燒烟土爲數甚巨。英人慚憤，以兵力從事。公洞悉夷情，相機禦敵，著著制勝。卒以鄰省失敗，宵小媒孽其短，坐公債事。嗚呼！公之才之學之識，既見得到，自然辦得到。假當年委任不疑，俾奏奇績，何由阨我黃人，淪斯黑籍，中土脂膏幾竭，外人勢力愈強，致現今日如斯之險象哉！奈何海疆重寄，壞汝長城，庸劣無謀，一誤再誤。樂毅去而騎劫代將，廉頗廢而趙括覆軍，千古喪師辱國，如出一轍也。

罌粟花一書，於當日文忠運籌，庸臣誤事，以及英人貽禍中國，無禮要求，詳叙始末，纖悉無遺。欲令讀是書者，觸目驚心，痛恨洋烟之爲禍，則此後之禁烟，各宜加之實力，庶中國尚有萬一之可救，此則著者之苦衷焉。是爲序。

首回緣起

話說我們人所居之地，其形圓如一皮球，地的周圍約二萬五千英里，（每英里約合中國二里半）直徑八千英里。通共分五大洲，名叫亞西亞、歐羅巴、亞非利加、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外國地方居多，中國只有在亞西亞中之東南一塊兒地方。東南環海，西北接俄羅斯國界，西南接英國的屬國印度、緬甸等地。本部共分十八省：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以外尚有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及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計算起來，共有三千餘萬方里。而與外國人通商地方，倒有二十多處：北面是天津、牛莊、烟臺；南面是福州、廣州、廈門、澳門、香港；居中一帶，上海、寧波、溫州三處；長江以上，從鎮江、南京、安慶、九江、漢口，一直到宜昌爲止。前年日本鬧事之後，又開了蘇州、杭州、沙市、重慶；隨後英法兩國也乘勢開了雲南的蒙自，廣西的梧州。

目下通商的口岸越開越多，他們關了租界，將路多築了馬路，造了洋房，開了洋行，設了領事，立了捕房，用了巡捕，水有兵輪，陸有團練，保護得十分周到。租界地面，都是外國人的權勢，我們

中國人住在他的租界上，必要聽他的號令，受他的約束，若犯了差事，要受他的責罰，件件讓他，處處怕他。

你道爲什麼緣故，外國人如此的得志，中國人這樣的沒用？這也有個原委的。什麼叫做原委？那外國人當年初到中國的時候，也漸漸而來，其中許多曲折，就是原委。這個原委，說來極長。講到前代，那三代東周的時候，就是外國吳楚最強；到了漢朝，匈奴最盛；從此，晉朝的五胡，唐朝的突厥。有了外國人進來，中國則總要受累的。那西洋向來不通中國，元朝地面雖極大，也不過到了紅海、黑海、地中海爲止了。明朝有個法蘭西人，名叫利瑪竇的進來，但不過幾十只帆船，交易也不多的。到了我大清朝，中西漸漸通了。初時外國人到中國來的甚少，中國人到外國去的更不多。但是二百多年中，通商的支節極多。

諸位欲知詳細，須看下回分解。

第一回 平臺灣荷國首通商 爭澳門英人初肇釁

話說西洋各國，大的小的，亦不能盡行說出。最大的幾國叫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美利堅，此外又有荷蘭、比利時、奧士地利亞、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瑞典、那威、墨西哥等國。與我們中國同洲，有日本、高麗二國，都是卓卓有名的。

在康熙年間，先有荷蘭國人到來，幫助國家攻打臺灣，因此他就在廣東的澳門地方通商。後來英吉利國人也到澳門來做生意。直到雍正年間，英國商人都因他們運來之洋貨，廣東關上索賄要錢，暗地裏遷到浙江舟山地方，買了或租了我們中國人地皮，造了洋房住下。

到了乾隆年間，英國人到舟山的越來越多，那時中國人見了外國人十分希奇，因此地方上稍有不妥。那時國家下令，不准他們在舟山居住，因此英國人便不滿意。乾隆皇帝八十萬壽這一年，英吉利國特派一欽差，名叫馬甘尼，只說到天津進貢，却上了一道表文，請在舟山、天津兩處通商。那時皇上下詔不准，他們也就罷了。

到了嘉慶年間，又生出許多事情來了。原來澳門是一個海島，外國人中，葡萄牙人居多，英國人就

想起念頭，要趕出葡人，獨一個佔住澳門。嘉慶十三年，英國派一個偏將名叫度路利，帶了兵船，只說法國人要奪澳門，因此特來保護。一面就麾兵登岸，佔住民間房屋。澳門的百姓不及防備，見外國兵肩荷洋槍，十分驚怕，登時罷市，紛紛逃避。廣東總督吳制臺探得這個信息，立刻調兵防備。不料英將度路利驀地兒就帶了三隻兵船，闖進廣東的虎門，直抵省城，麾兵登岸。

那時合城大驚，吳制臺合那孫撫臺，再有那合城的文武大小官員，正在面面相覷，嚇得手忙腳亂，無法可施，忽聽得城外砲聲大起，烟燄迷天。急遣細作出探，不多時細作回報道，原來是礮石鎮的黃總兵帶了兵船，從小路抄出，把外國兵船半路截住，轟死外國兵一名，打傷三名，因此外國兵船就退出黃埔了。（此黃埔在廣東，莫誤爲上海黃浦）。吳制臺一聞此言，大喜，正待出城閱看，巡捕官進來稟道：「驛站飛馬遞到皇上聖旨一道在此。」吳制臺立刻跪下開讀。那聖旨寫道：「着廣東總督速即開仗剿辦，欽此！」那時官兵已集有二千五百名，無奈吳制臺與孫撫臺都是怕事的人，趁英國船主到來，兩面調停，便將就了事，照舊和好通市了。一面把這番情形奏了一本。那時嘉慶皇上下了聖旨，切責吳制臺等不依詔旨，含糊了事，就把吳制臺合孫撫臺都撤了任，另派新總督辦理善後事情。

這一場起釁，也非英國國王的本意，原來那英國公司中大班名叫喇佛，向來不安本分，遇事生風，趁英將度路利從越南到來，約他起事。後來國王把喇佛革了大班的職，就此謝了中國。

此後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入覲圓明園使臣辭疾 擴充公司局通事被拿

話說那英國人在廣東做生意的，大家公議設了一個公司局，那公司局的頭兒就叫做大班。廣東向來有一個海關，關上這許多當差的都是狠命要錢，外國商家販貨進口，都要抽他規費，甚至有十倍二十倍的，因此外國商家都想控告。起初控在撫臺衙門，那撫臺不肯着緊，因循了事。

到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國王又派了兩個欽差，一個到廣東，名叫加拉威禮，到了廣東，謁見制臺。向來中國的規矩，都是叩頭行禮的，加拉威禮不肯，那時制臺姓董，也就並不苛求，依他外國除帽的規矩行禮了事。還有一個欽差，名叫羅爾美，跟着一個副欽差名叫馬禮遜，到了天津，只說入貢，就想在皇上面前控告廣東關上要錢的情形。

那時皇上派一位大臣官名叫和世泰，是滿洲人，官做戶部尚書，和尚書得旨，就到天津，奉了恩命，賞那英國欽差酒席一檯。向來官場規矩，皇帝賞席，須要一跪三叩謝恩，那欽差不肯跪下，這天就禮也不成。歇了一天，正要進京，和尚書預先吩咐英欽差，見了皇上，照中國的規矩，必須跪下。英欽差不肯答應。那時聖駕住在圓明園。這回和尚書因英欽差如此無禮，心內想難他一難，立刻催他

起程，一日一夜到了圓明園，因此英欽差的衣服行李都落在後面。英欽差沒有禮服，慌慌張張，就推辭患病了。這一天皇上御殿傳呼，和尚書便奏道：「使臣患病。」便召副使，副使又不到來。天威赫怒，立刻就命選他的貢禮，派理藩院把使臣押到通州。這回事情決裂，一則英欽差不守規矩，二則和尚書也有些不是。後來天子探得這番情形，就把和尚書降了官職，一面酌量收他幾種貢禮，一面着廣東制臺用好話安慰英欽差了事。這回英欽差沒有覲見，因此關上要錢情形依舊無從控告，後來就弄出許多嫌隙來了。

到道光七八年間，廣東城外大火，燒去房屋不下千餘間，沿城一片都是荒場白地。那時外國商家的公司局，就趁此多佔些空地，以便多造洋房，佔下空地約有里許。後來本地百姓要找自己的地皮，預備重建房屋，却多被外國人佔去了。因此百姓不服，在制臺衙門控了一狀。那制臺是個姓李的，因循循，也不留心理會。後來制臺走了，又控在撫臺衙門。撫臺姓朱名叫桂楨，却極有威名，外國人都怕他的。那時朱撫臺看了稟帖，立刻着南海縣派了差役，拆去洋房，把所佔的地皮全數給還百姓，一時百姓歡聲動地，都稱道好官難得。

你道外國人爲何見了凶就怕的？原來在理上做起，自然人人都服；那怕事的官一味糊塗，專講巴結，豈知越弄越壞。若使從道光年間直到如今，個個好像朱撫臺一般辦法，目下中國何至如此吃虧。可惜中國十八省，好像朱撫臺一般的官，十個中也無一二個。目下外人要東就東，要西就西。鬧教的事，多是這許多愚民聽信謠言，或與教爲仇，聚衆鬧事，燒毀教堂，總是弄得不可收拾。到後來不問

情由，將爲首的正法，賠款無數，電報一到，總理衙門立刻行文。若然外國人佔中國人地皮，就沒處可告，告了也不准，准了也不趕緊查辦，辦了也不過勸洋人賠幾百塊洋錢。因此小民積恨，往往弄成大事，你道是否？

第三回 朱撫軍嚴辦司事 盧總督復召大班

却說那時在廣東的洋商，照例都不准隨帶家眷，自從設了公司，立了大班，漸漸兒出入自便，不受中國的管束起來了。道光八年，有一位大班從西洋到來，帶了一個外國女人，一同住在洋行內。可恨那一個東裕洋行司事姓謝的，極會巴結洋人，特地替那個大班僱了一乘綠呢大轎。因此大班和那個外國女人，天天乘轎進出，大搖大擺放肆起來。

那時廣東朱撫臺親身察訪，探得這種情形，立刻派差把那姓謝的司事拿到，發交南海縣拷訊，加了腳鐐手拷，下在內監，不長久姓謝的就在監裏死了。那時大班，看了這種光景，就故意把一尊大砲架在洋行門外，派人保守，聲稱不肯罷休。朱撫臺得了信息，便和制臺商量。制臺道：「只怕弄出事情，倒不好看。」朱撫臺道：「他們外國人一味不講道理，我料他們也沒有甚麼本領放得出來。」那制臺道：「據小弟看來，辦事寧可謹慎爲妙。」朱撫臺至此，也不便再說，只得傳喚洋行通事進來，合他委曲商量，纔把大砲撤去。那外國女人依舊留在洋行，只說大班患病，須要人乳，暫且留住。

那時官府也含糊了事。你道當年洋商不過多帶一個外國女人，並不是實在犯禁的東西，朱撫臺尚

然如此不依，與目下的洋商，豈不是前後大不相同。再說洋商所設的公司局，那大班往往把持生意，就是他們洋商自己也多恨他。道光十年，英國國王就把公司大班都撤去了。你道這個機會，豈不是難得麼？一則洋商沒有頭兒管束，生意也好做些；一則大班走了，這班洋商中國官就壓得下去。廣東自從大班一去，便安靜無事。你道這個機會，豈不是難得麼？咳！不料道光十四年，來了一位盧總督，糊糊塗塗，聽信了奸細的說話，倒反奏了一本，要請英國再派一個大班頭兒過來，就此鬧出許多嫌隙了。

話分兩頭。却說英國國王原來並不定要派大班來，却得了中國的照會，因此便立刻派了一個領事，名叫律勞卑。原來領事就是做大班，從前叫大班，目下都叫做領事。那律勞卑到了廣東，匆匆沒有預先報明地方官。盧制臺也不細心問明，只道那領事是私下來的，不肯收納，派人押到澳門。那律領事在澳門歇了幾天，便趁船回到英國，稟明了國王。國王道：「這也是你自己不照規矩，莫怪中國不肯收你。如今我另派人罷。」國王諭畢，律領事便退出來。第二天，國王下詔，再派了一位領事，名叫義律。那義律却極有才幹，後來到了中國，糾纏不清，都是他弄出來的。

你道當時兩個好機會，一件是不用大班，一件是派來這位沒用的律領事，不料兩個好機會，都是錯過了，豈不可恨！

第四回 設巡船私受規銀 派欽使大燒烟土

却說鴉片烟一物，出在印度，康熙年間，運來中國，只說是西洋藥材，因此叫做洋藥。乾隆年間，每年外國運來鴉片烟土，不過二百多箱。嘉慶元年，就禁止不准進口。後來洋商私下售與中國人，每年約有二三千箱，都是躉在澳門的。

道光初年，官府又嚴禁洋烟進口，洋商便把烟土寄在零丁洋海面躉船中，私下運入內地。起初躉船不過五隻，烟土不過四五箱。道光六年，李制臺設了幾只巡船，原要巡緝洋商私運烟土，不料巡船上每月反受洋商銀三萬六千兩，放他烟土進口，因此躉船多至二十五隻，烟土多至二萬多箱。道光十二年，盧制臺把巡船撤了。道光十七年，鄧制臺依舊設了巡船，却好又派着一個要錢的韓副將，外國人就韓副將通同作弊，言明私放一萬箱洋藥，特地送副將一百箱，只說拿獲的私土，就此報功。韓副將因此反得了賞戴花翎，升了總兵，洋烟進口後來就有四五萬箱了。

你道如韓副將這般要錢，中國事如何做得好？時勢敗壞，都是這班要錢的貪官肇出禍來。目下時勢，京城裏的官，第一個要錢，一層一層都要錢，結底都在百姓身上敲出。做京官的專靠外省炭敬，

做督撫司道的專靠屬下孝敬，做知縣的專靠在錢糧上沾一點光，做武官的專靠在兵餉上沾一點光。目下買辦槍砲的委員，竟有侵吞了銀子買了外國的舊槍就此事，然後軍營內試了一試，都是沒用的，你道可恨不可恨？

却說那時洋商通同巡船私運烟土，這個信息傳入京城，有一位鴻臚寺正卿黃公，把這番情形奏了一本。道光皇帝就派了一位欽差大臣，姓林，官名叫則徐，福建的人，後來就稱林文忠公。林欽差奉旨出京，到了廣東，立刻下令查辦。原來那販烟的洋商，一個名叫查頓，一個名叫顯地，那查頓聽見這個風聲，就逃走了，那顯地沒有知道，被林欽差拿住，叫巡捕看守起來。一面用竹排把省河斷住，不准來往，發了一角文書，勒令把零丁洋念五隻躉船所有烟土盡數獻出；一面把韓副將請旨革職；一時大快人心，洋商就此氣沮。

這年二月，各洋商把所有烟土，統共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差了幾個通事，押到虎門。林欽差同鄧制臺都親到收訖，每箱又格外賞了洋商茶葉三斤。那時林欽差奏了一本，說道烟土業已收齊，目下還是派人解送到京，還是就地燒去，請旨施行。道光皇帝得了奏本，天顏大喜，下了一道諭旨：「着即在廣東海口燒燬，欽此！」林欽差接到諭旨，立刻派了五百名兵勇，在海灘高堆上周圍做了棚子，中間開了一個大池子，下面舖了石灰，把那烟土堆得像小山一般，安排定妥，點起一把火來。

那時廣東的百姓，聽說火燒鴉片烟，大家歡天喜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這一天人山人海，來看的不計其數。就是外國人，在海面上小舢板上看的，人也不少。只望見火光一片，烘烘

烈烈，比失火還要利害些。不多時，將那二萬多箱的烟土，盡燒成了一堆烟灰。第二天，林欽差就命在那池子邊開了一個水門，通到海口，午刻時候來了二個大潮頭，把這許多毒烟衝得乾乾淨淨，百姓個個拍手稱快。你道那時大燒烟土，中國何等體面，目下幾千幾萬箱聽憑他運來運去，沒人顧問，豈不差死？

第五回 議章程稟命國王 停貿易勒交人犯

却說那時洋商大班律勞卑回國之後，國王改派義律到來。那義律是外國極能幹的人員。林欽差燒了烟土，一面下了一個號令：第一條，不准外國躉船停在海口。第二條，外國進口貨船，倘有夾帶鴉片，船貨一併充公。那西洋美利堅各國都肯依了，獨有義律第一條便不肯依，就要把躉船停在澳門海口。林欽差不准。那義律便見了林欽差，說道：「這個章程，須要稟明我們國王；目下且把貨船開回西洋，暫停生意。」就把林欽差賞他的茶葉一齊差通事送還不要，這事就攔起了。

此番林欽差不肯通融，也是失算。後來愈弄愈壞，不如就此寬他一步，我中國倒全了體面。譬道如今這種情形，有什麼條約，都是外國人作主的；若使林欽差生在今日，氣也氣死，那裏看得過呢？照今日的情形，各省督撫之中。要找一位像林欽差不肯通融的，一般真也是難得。京城裏總理衙門怕外國人如同老虎一般，無論外省一個教士，一個洋商，一些事情，打一個電報到總理衙門，立刻照辦。官場中見了外國人案情，知縣搖頭，知府不管，道臺不敢響，臬臺不敢說，藩臺說聲外國人是，撫臺說聲外國人不錯，就此好了了絕，不好了也巴不得含糊了結。若使林欽差生在今日，氣也氣死，那裏